



14-1
2-1
2-1



辭賦類二

屈原遠遊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
浮遭沈濁之汙穢兮獨菀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
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予弗及兮來者予弗
聞步徒倚而遙思兮怊惝恍而永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
增悲神儻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
之所由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爲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
風乎遺則貴至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
聲著而日延奇傳說之託辰星兮羨韓衆之得一形穆穆以寢遠

古文辭類纂六十三

兮離人羣而遁逸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髣髴以
遙見兮精皎皎而往來絕氛埃而淑郵兮終不反乎故都免衆患
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恐天時之代序兮矐靈睡而西征微霜
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零聊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誰
可與玩斯遺芳兮晨鄉風而舒情高陽邈已遠兮子將焉所程重
日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
喬而娛戲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澂
兮精氣入而羸穢除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
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
垠無滯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于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

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
羽人于丹邱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于湯谷兮夕晞予身乎九
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玉色絕以腕顏兮精醇粹而
始壯質銷鑠以洵約兮神要眇以淫放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
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漠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
雲而上征命天闈其開關兮排閭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問
太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于太儀
兮夕始臨乎於微閭屯子車之萬乘兮紛容與而並馳駕八龍之
婉婉兮載雲旗之委移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眩耀服偃蹇
以低昂兮驂連蜷以驕敖騎膠葛以雜亂兮班曼衍而方行撰予

哀辭類卷之五
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歷太皞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啟路陽
杲杲其未光兮陵天地以徑度風伯爲予先驅兮氛埃辟而清涼
鳳皇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皇擊彗星以爲於兮舉斗柄以爲
麾判陸離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時曖曖其曠莽兮召玄武而
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衆神以並轂路曼曼其脩遠兮徐弭
節而高厲左兩師使徑侍兮右雷公以爲衛欲度世以忘歸兮意
恣睢以揭擣內欣欣而自美兮聊嬉娛以淫樂涉青雲以汎濫兮
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予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思故舊而想象
兮長太息而掩涕汜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指炎帝而直
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澗瀆而自浮祝融戒而

蹕禦兮騰告鸞鳥迎宓妃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
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列螭象而並進兮形繆蚪而委移雌霓
便娟以曾撓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乃逝以
裴回舒并節以馳騫兮遠絕垠乎寒門軼迅風于清原兮從顓頊
乎曾水歷玄冥以邪徑兮乘間維以反顧召黔羸而見之兮爲予
先乎平路經營四荒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崢嶸
而無地兮上寥濶而無天視儻忽而無見兮聽愴怳而無聞超無
爲以至清兮與太初而爲鄰

屈原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蔽鄣於讒心煩意亂不知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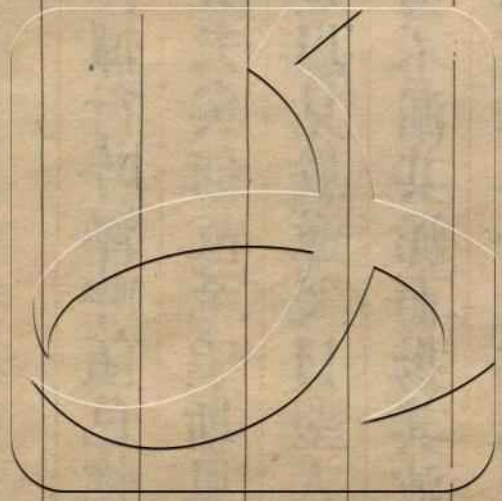
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
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
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
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
將啜菽飲水斯嚙嚙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笑
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
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抗軛乎將隨鴛鴦馬
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鷄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
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
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

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
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屈原漁父

屈原既放遊于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
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世人皆濁我獨清衆
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于萬物而能與世
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滬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
歠其醪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
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
于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

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辭賦類三

古文辭類纂六十四

宋玉九辯

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僚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沈寥兮天高而氣清宋濂兮收潦而水清憯悽增歎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憤恨兮去故而就新坎壈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寞而無聲雁噥噥而南遊兮鷓鴣啁晰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疊疊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悲憂窮蹙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釋去鄉離家兮來遠客超逍遙兮今焉薄專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蓄怨兮積思

心煩憺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駕兮竭
而歸不得見兮心悲倚結軫兮太息涕潺湲兮霑軾慷慨絕兮不
得中瞽亂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心怛怛兮諒直

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凜秋白露既下降百草兮奄離披此
梧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離芳藹之方壯兮余委約
而悲愁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台之孟夏兮
狀坎僚而沈藏葉菸邑而無色兮枝煩拏而交橫顏淫溢而將罷
兮柯彷彿而委黃前櫛樛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瘵傷惟其紛糅而
將落兮恨其失時而無當擊騑轡而下節兮聊逍遙以相羊歲忽
忽而道盡兮恐余壽之弗將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徂穰澹

容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鹵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憂之多方
仰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何曾華之無實兮從風雨
而飛颺以爲君獨服此蕙兮嗟無以異於衆芳閔奇思之不通兮
將去君而翱翔心悶憐之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
兮中結軫而增傷豈不鬱詢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
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兮得乾
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却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
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

而遠去鳧鴈皆喙夫梁燕兮鳳愈飄翔而高舉圓鑿而方柄兮吾固知其鉏鋸而難入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願銜枚而無言兮嘗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謂騏驥兮安歸謂鳳凰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舉肥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鳳凰高飛而不下鳥獸猶知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餒而妄食君棄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寞而絕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獨悲愁其傷人兮馮鬱鬱其何極

霜露慘淒而交下兮心尚幸其弗濟霰雪雰糅其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將至願徼幸而有待兮汨莽莽兮與塋草同死願自直而徑往兮路壅絕而不通欲遁道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狀中路而迷惑兮自厭按而學誦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竊美申包胥之氣晟兮恐時世之不固何時俗之工巧兮減規矩而改鑿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予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寧窮處而守高食不媮而爲飽兮衣不苟而爲溫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寒充偏而無端兮汨莽莽而無垠無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見乎陽春靚杪秋之遙夜兮心繚悞而有哀春秋連連而日高兮狀惆悵而自悲四時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儷偕白日晼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滅毀歲忽忽而道盡兮老冉冉而愈弛心搖悅而日

幸兮狀怙悵而無冀中惛惛之悽愴兮長太息而增歎洋洋以
日往兮老嶮廓而無處事疊疊而覬進兮蹇淹留而躊躇

何汜濫之浮雲兮焱靡蔽此明月忠昭昭而願見兮狀露晞而莫
達願皓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之竊不自料而願忠兮或黜黜
而汙之堯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何險巇之嫉妒兮被以不
慈之偽名彼日月之昭明兮尚黜黜而有瑕何況一國之事兮亦
多端而膠加被荷綢之晏晏兮狀潢洋而不可帶既驕美而伐武
兮負左右之耿介憎愠愉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衆踈踈而日
進兮美超遠而逾邁農夫輟耕而容與兮恐田野之蕪穢事繇繇
而多私兮竊悼後之危敗世雷同而眩曜兮何毀譽之昧昧今修

飾而窺鏡兮後尚可以竄藏願寄言夫流星兮羌儵忽而難當卒
靡蔽此浮雲兮下暗漠而無光

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天下兮心焉取此
休惕乘騏驥之瀏瀏兮馭安用夫強策諒城郭之不足恃兮雖重
介之何益邈翼翼而無終兮恇惛惛而愁約生天地之若過兮功
不成而無效願沈滯而不見兮尚欲布名乎天下狀潢洋而不遇
兮直恟愁而自苦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翱翔之焉薄國有驥而不
知乘兮焉皇皇而更索寗戚謳於車下兮桓公聞而知之無伯樂
之善相兮今誰使乎譽之罔流涕以聊慮兮惟著意而得之紛恇
恇之願忠兮妬被離而鄣之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遊志乎

雲中乘精氣之搏搏兮驚諸神之湛湛驂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
之豐豐左朱雀之芟芟兮右蒼龍之躍躍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
廉之衙衙前輕鯨之鏘鏘兮後輜乘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
屯騎之容容計專專之不可化兮願遂摧而爲臧賴皇天之厚德
兮還及君之無恙

宋玉風賦

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
當之日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
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曰夫風者天墜之氣薄暢而至不擇貴
賤高下而加焉今子獨以爲寡人之風豈有說乎宋玉對曰臣聞

於師枳句來巢空穴來風其所託者狀則風氣殊焉王曰夫風始
安生哉宋玉對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於
土囊之口緣太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飄忽湖滂激揚燦怒眩眩
雷聲迴穴錯迕歷石伐木梢殺林莽至其將衰也被麗披離衝孔
動榷煦渙粲爛離散轉移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升降乘陵高城
入於深宮邸華葉而振氣徘徊於桂椒之間翱翔於激水之上將
擊芙蓉之精獵蕙草離秦蘅槩新夷被黃楊迴穴衝陵蕭條衆芳
狀後徜徉中庭北上玉堂躋於羅幃經於洞房迺得爲大王之風
也故其風中人狀直慄慄慄慄清涼增欷清清泠泠愈病析醒發
明耳目寧體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也王曰善哉論事夫庶人

之風豈可聞乎宋玉對曰夫庶人之風翕狀起於窮巷之間堀堦揚塵勃鬱煩冤衝孔襲門動沙堦吹死灰駭溷濁揚腐餘邪薄入甕牖至於室廬故其風中人狀直慄溷鬱邑毆溫致溼中心慘怛生病造熱中脣爲脣得目爲曠陷齟噉獲死生不卒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

宋玉高唐賦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于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崑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

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邱之岨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莫莫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爲立廟號曰朝雲王曰朝雲始出然若何也玉對曰其始出也暉兮若松櫛其少進也晰兮若姣姬揚袂鄣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偁兮若駕駟馬建羽旗湫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王曰寡人方今可以遊乎玉曰可王曰其何如矣玉曰高矣顯矣臨望遠矣廣矣普矣萬物祖矣上屬於天下見於淵珍怪奇偉不可稱論王曰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儀比巫山赫其無疇兮道互折而曾累登巉巖而下望兮臨大坻之稽水遇天雨之新霽兮觀百谷之俱集凜洶洶其無聲兮潰淡淡而

並入滂洋洋而四施兮翳湛湛而不止長風至而波起兮若麗山之孤歆執薄岸而相擊兮隘交引而却會崒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礫礫而相摩兮燿震天之磴磴巨石溺溺之澗澗兮洙潼潼而高厲水澹澹而盤紆兮洪波淫淫之溶裔奔揚踊而相擊兮雲興聲之需需猛獸驚而跳駭兮妄奔走而馳邁虎豹豺兕失氣恐喙鵬鵠鷹鷂飛揚伏竄股戰脅息安敢妄擊於是水蟲盡暴乘渚之陽鼉鼉鱸鮪交積縱橫振鱗奮翼蛟螭蜿蜿中阪遙望玄木冬榮煌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榛林鬱盛葩葉覆蓋雙椅垂房杓枝還會徙靡澹淡隨波闡藹東西施翼猗猗豐沛綠葉紫裹朱莖白蒂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清濁相和

五變四會感心動耳迴腸傷氣孤子寡婦寒心酸鼻長吏隳官賢士矢志愁思無已歎息垂淚登高遠望使人心瘁盤岸嶮岨振陳磴磴盤石險峻傾崎崕隤巖岨參差縱橫相追陬互橫梧背穴偃蹠交加累積重疊增益狀若砥柱在巫山之下仰視山顛肅何芊芊炫耀垂蜺俯視峭嶮窈窕窈窕不見其底虛聞松聲傾岸洋洋立而熊經久而不去足盡汗出悠悠忽忽怛悵自失使人心動無故自恐賁育之斷不能爲勇卒愕異物不知所出縱縱莘莘若生於鬼若出於神狀似走獸或象飛禽譎詭奇偉不可究陳上至觀側地蓋底平箕踵漫衍芳草羅生秋蘭芷蕙江蘼載菁菁荃射干揭車苞并薄草靡靡聯延天天越香掩掩衆雀嗷嗷雌雄相失哀

鳴相號王睢鷗黃正冥楚鳩姊歸思婦垂雞高巢其鳴啾啾當年
遨游更唱迭和赴曲隨流有方之士羨門高谿上成鬱林公樂聚
穀進純犧禱璇室醮諸神禮太一傳祝已具言辭已畢王乃棄玉
輿駟蒼螭垂旒旒旒合諧網大弦而雅聲流冽風過而增悲哀於
是調謳令人惻悵憫悽脅息增欷於是乃縱獵者基址如星傳言
羽獵銜枚無聲弓弩不發罕罕不傾涉澆澆馳萃萃飛鳥未及起
走獸未及發弭節奄忽蹶足灑血舉功先得獲車已實王將欲往
見之必先齋戒差時擇日簡輿玄服建雲旆蜺為旌翠為蓋風起
雨止千里而逝蓋發蒙往自會思萬方憂國害開賢聖輔不逮九
竅通鬱精神察滯延年益壽千萬歲

宋玉神女賦

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堂之事其夜玉寢夢與
神女遇其狀甚麗玉異之明日以白王王曰其夢若何玉對曰晡
夕之後精神恍惚若有所喜紛紛擾擾不知何意目色髣髴乍若
有記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罔兮不樂悵然失
志於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王曰狀何如也玉曰茂矣美矣諸好
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上古既無世所未見瓌姿偉態不可勝
贊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
光須臾之間美貌橫生擘兮如花温乎如瑩五色並馳不可殫形
詳而視之奪人目精其盛飾也則羅紈績綺盛文章極服妙采照

萬方振繡衣被袿裳禮不短纖不長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
婉若游龍葉雲翔嬌被服倪薄裝沐蘭澤含若芳性和適宜侍旁
順序卑調心腸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夫何神
女之姣麗兮含陰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奮翼其
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嬌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近之
旣妖遠之有望骨法多奇應君之相視之盈目孰者克尙私心獨
悅樂之無量交希恩疎不可盡暢他人莫睹玉覽其狀其狀峩峩
何可極言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顏眸子炯其精朗兮瞭
多美而可觀眉聯娟以蛾揚兮朱脣的其若丹素質幹之醴實兮
志解泰而體閒旣婉孌於幽靜兮又婆娑乎人間宜高殿以廣意

兮翼放縱而綽寬動霧縠以徐步兮拂墀聲之珊珊望余帷而延
視兮若流波之將瀾奮長袖以正衽兮立躑躅而不安澹清靜其
情愜兮性沈詳而不煩時容與以微動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
而旣遠兮若將來而復旋寒余幃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懷貞
亮之潔清兮卒與我乎相難陳嘉辭而云對兮吐芬芳其若蘭精
交結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神獨亨而未結兮魂煢煢以無端
含然諾其不分兮喟揚音而哀歎頰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
干於是搖珮飾鳴玉鸞整衣服歛容顏顧女師命太傅歡情未接
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目略微眄精
彩相授志態橫出不可勝記意離未絕神心怖覆禮不遑訖辭不

及究願假須臾神女稱遽徊腸傷氣顛倒失據聞然而冥忽不知處情獨私懷誰者可語惆悵垂涕求之至曙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襄王短宋玉曰玉爲人體貌閒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於宋玉玉曰體貌閒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有說則止無說則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臣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

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闕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鬢耳齟齬厯齒旁行蝸僂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誰爲好色者矣是時秦章華大夫在側因進而稱曰今夫宋玉盛稱鄰之女以爲美色愚亂之邪臣自以爲守德

謂不如彼矣

言玉之意以爲美色必能愚亂人耶臣之守德尚不至如彼所慮也

且夫南楚窮巷之妾焉足爲大

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睹者未敢云也王曰試爲寡人說之大夫曰唯唯臣少曾遠遊周覽九土足歷五都出咸陽熙邯鄲從容鄭衛溱洧之間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鶉鷓啾啾羣女出桑此邦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裝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祛贈以芳華辭甚妙於是處子悅若有望而不來忽

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疏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眄復稱詩
曰寤春風兮發鮮榮潔齋俟兮惠音聲贈我如此兮不如無生因
遷延而辭避蓋徒以微辭相感動精神相依憑目欲其顏心顧其
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足稱也於是楚王稱善宋玉遂不退

宋玉對楚王問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
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
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
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
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

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
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鷦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
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鬣于碣石暮宿于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
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夫聖
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楚人以弋說頃襄王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
小臣之好射騏鴈羅鷺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
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
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邾邳者羅鷺

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爲弓
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
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雁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
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
圍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
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鄰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績繳
蘭臺飲馬西南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
不厭則出寶弓磬新繳射囑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朝射東
莒夕發沮邱夜加卽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
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砥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

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
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爲長憂
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
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磬新繳涉酈塞而
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
秦爲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
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旣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翮方三千里
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
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
夫有怨尙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

萬猶足以踴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

莊辛說襄王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泆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王老悖乎將以爲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狀者也非敢以爲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擯於城陽于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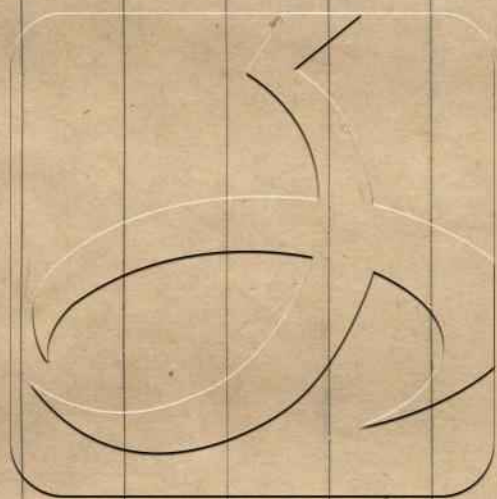
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蚋蚋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與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囓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囓鱖鯉仰齧陵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颻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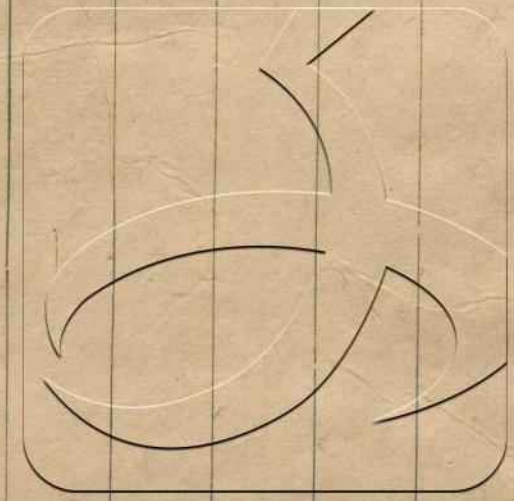
知夫射者方將修其落盧治其繒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磔磔
引微繳折清風而抃矣故晝游乎江湖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
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游乎巫山飲茹溪之流
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
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
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
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
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
內而投已乎黽塞之外襄王間之顏色變怍身體戰慄于是乃以
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鼎按以弋說襄王及莊辛篇此與漁父宋玉對楚王東方客難同類並是設辭乃太史公

褚先生劉子政悉載楚
以爲事實爲失其旨已

室陵吳氏
山校物





辭賦類四

古文辭類纂六十五

賈生惜誓

惜余年老而日衰兮歲忽忽而不反登蒼天而高舉兮歷衆山而日遠觀江河之紆曲兮離四海之濔濡攀北極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充虛飛朱鳥使先驅兮駕太乙之象輿蒼龍蚬虬於左驂兮白虎騁而爲右駢建日月以爲蓋兮載玉女於後車馳騫於杳冥之中兮休息崑崙之墟樂窮極而不厭兮願從容乎神明涉丹水而馳騁兮右大夏之遺風黃鵠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睹天地之園方臨中國之衆人兮託回飈乎尙羊乃至少原之壘兮赤松王喬皆在旁二字擁瑟而調均兮子因稱乎清商澹然而

自樂兮吸衆氣之翱翔念我長生而久僊兮不如反予之故鄉黃
鵠後時而寄處兮鳴臯羣而制之神龍失水而陸居兮爲螻蟻之
所裁夫黃鵠神龍猶如此兮況賢者之逢亂世哉壽冉冉而日衰
兮固儻回而不息俗流從而不止兮衆枉聚而矯直或偷合而苟
進兮或隱居而深藏苦稱量之不審兮同權槩而就衡或推迤而
苟容兮或直言之謬謬傷誠是之不察兮并緝茅絲以爲索方世
俗之幽昏兮眩白黑之美惡放山淵之龜玉兮相與貴夫礫石梅
伯數諫而至醢兮來革順志而用國悲仁人之盡節兮反爲小人
之所賊比干忠諫而剖心兮箕子被髮而佯狂水背流而源竭兮
木去根而不長非重軀以慮難兮惜傷身之無功已矣哉獨不見

夫鸞鳳之高翔兮乃集大皇之壑循四極而回周兮見盛德而後
下彼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得羈而係兮又何
以異乎犬羊

賈生鵬鳥賦

有序

誼爲長沙王傅三年有鵬鳥飛入誼舍止于坐隅鵬似鴟不祥鳥
也誼旣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溼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乃爲賦
以自廣其辭曰

軍闕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鵬集予舍止於坐隅兮貌甚
閒暇異物來萃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
主人將去請問於鵬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兮

語余其期鵬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曰萬物變化
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變化而澶泐穆
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
域彼吳疆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遊遂成兮卒
被五刑傳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命不可
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振盪相轉雲
蒸雨降兮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兮坎此無垠天不可預慮兮道不
可預謀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且夫天地爲鑪兮造化爲工陰陽
爲炭兮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
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搏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賤彼

貴我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兮
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愚士繫
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兮好惡積億眞
人恬漠兮獨與道息釋智遺形兮超狀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翺
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
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
養空而浮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蒂芥兮何足以疑

枚叔七發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乎太
子曰憊謹謝客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字和平太子方富於

年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轆紛屯澹淡噓唏
煩醒惕惕怵怵卧不得瞑虛中重聽惡聞人聲精神越深百病咸
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太子
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朕未至於是也客曰今夫貴人之
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飲食則溫淳甘
臙醴醲肥厚衣裳則雜選曼煖燂爍熱暑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
鑠而挺解也況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
安者傷血脉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歷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
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今
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血脉淫濯手足惰窳越女侍

前齊姬奉後逞來遊讌縱恣乎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
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永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
巫咸治外尙何及哉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彊識
承間語事變度易意常無離側以爲羽翼淹沈之樂浩唐之心遁
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客曰今太子之病
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
太子曰僕願聞之

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根扶踈以分離上
有千仞之峰下臨百丈之谿湍流遡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
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朝則鸛

黃鵠鳴焉莫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上鷓鴣哀鳴翔
乎其下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斫斲以爲琴野蘭之絲以爲弦孤
子之鈞以爲隱九寡之珥以爲約使師堂操暢伯子牙爲之歌歌
曰麥秀漸兮雉朝飛向虛窟兮背桐槐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
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蚊蟻蟻聞之柱喙
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彊起聽之乎太子曰僕病
未能也

客曰物牛之腴菜以荀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膚楚苗之實安胡之
飯搏之不解一啜而散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之臠芍
藥之醬薄耆之炙鮮鯉之膾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酌以
滌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飯大歡如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
也太子能彊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前似飛鳥後類駟虛稱麥服處蹠中煩
外羈堅轡附易路於是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爲之御秦缺樓
季爲之右此兩人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於是使射干鎡之
重爭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彊起乘之乎太子曰
僕病未能也

客曰旣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於
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離辭連類浮游覽
觀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連廊四柱臺城層構紛紜玄綠輦道邪

交黃池紆曲溷章白鷺孔雀鸚鵡雛鷓鴣翠鬣紫纓螭龍德牧
邕邕羣鳴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淑溇蓐蓼蔓草芳苓女桑河柳素
葉紫莖苗松豫章條上造天梧桐并欄極望成林衆芳芬鬱亂于
五風從容倚靡消息陽陰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
音滋味雜陳肴糝錯該練色娛日流聲悅耳於是乃發激楚之結
風揚鄭衛之皓樂使先施微舒暘文段于吳娃閭姬傅予之徒雜
裾垂髻日窵心與掄流波雜杜若蒙清塵被蘭澤嬾服而御此亦
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
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輪之輿乘牡駿之乘右夏服之
勁箭左烏號之雕弓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潯揜青
蘋游清風陶陽氣蕩春心逐狡獸集輕禽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
獸之足窮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懼鷲鳥逐馬鳴鑣魚跨麋角履游
麇菟蹈踐麋鹿汗流沫墜窻伏陵窘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藥矣
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朕陽氣
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宅客見太子有悅色也遂推而
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運旌旗偃蹇羽旄肅紛馳騁角逐慕味
爭先微墨廣博望之有圻純粹全犧獻之公門太子曰善願復聞
之客曰未旣於是榛林深澤煙雲闇莫兕虎並作毅武孔猛袒裼
身薄白刃磴磴矛戟交錯收穫掌功賞賜金帛掩蘋肆若爲牧人

席旨酒嘉肴羞魚膾炙以御賓客涌觴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
決絕以諾貞信之色形於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斃此真太子之
所喜也能疆起而游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爲諸大夫累耳朕
而有起色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遊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
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卹朕足以駭矣觀
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汨者所溫汾者所滌汔者雖有心略辭
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狀也况兮忽兮聊兮慄兮混汨汨兮忽兮
慌兮俶兮儻兮浩瀆瀆兮慌曠曠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虹
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涘流攬無窮歸神日母汨乘流而下降兮或

不知其所止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臨朱汜而遠逝兮
中虛煩而益怠莫離散而發曙兮

蕭按暮離散者晚潮去也發曙者早潮來也

內存心而自持

於是澡槩胷中灑練五藏澹澈手足頽濯髮齒掄棄恬怠輸寫澗
濁分決狐疑發皇耳目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偃起蹙
發瞽披聾而觀望之也况直眇小煩懣醒醲病酒之徒哉故曰發
蒙解惑不足以言也太子曰善朕則濤何氣哉客曰不記也朕聞
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海山出內
雲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湧而濤越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
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澄澄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而雲
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

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純馳浩蜺前後絡繹顛顛印印楛楛彊彊
莘莘將將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旬隱匈磕軋盤涌裔原不可當
觀其兩旁則滂勃怫鬱闡漠感突上擊下礮有似勇壯之卒突怒
而無畏蹈壁衝津窮曲隨隈踰岍出追遇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或
圍之津涯芟軫谷分迴翔青蔑銜枚檀桓弭節伍子之山通厲胥
母之塲陵赤岸箠搏桑橫奔似雷行誠奮厥武如振如怒沌沌渾
渾狀如奔馬混混庖庖聲如雷鼓發怒崖沓清升踰蹕侯波奮振
合戰於藉藉之口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紛紛翼翼波湧
雲亂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邱陵平夷西畔險險戲戲崩壞陂
池決勝乃罷澗汨潺湲披揚流灑橫暴之極魚鼈失執顛倒偃側

沈沈浼浼蒲伏連延神物怪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閶悽愴
焉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彊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
娟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
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
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恐朕汗出霍
朕病已

漢武帝秋風辭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攜佳人
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

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漢武帝瓠子歌

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慮殫為河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
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隘魚弗鬱兮栢冬日正道弛兮離
常流蛟龍騁兮放遠遊歸舊澤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皇謂
河公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
水維緩

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回兮迅流難舉長菱兮湛美玉河公許兮
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御水噴林竹兮捷
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

淮南小山招隱士

王逸以為淮南小山之辭蓋藝文志所云淮南王羣臣賦也文選直
題為淮南王安作蕭疑昭明之世容有班固賈逵所解楚詞或據異
說題之

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卷兮枝相繚山氣嶮崿兮石嵯峨谿
谷蘄巖兮水增波援狢羣嘯兮虎豹嗥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王孫
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歲莫兮不自聊蟋蟀鳴兮啾啾塊兮軋
山曲沸心淹留兮洞荒忽罔兮沕僚兮慄虎豹吹叢薄深林兮人
上慄嶽崑碣礪兮礪礪碓碓樹輪相糺兮林木芟歇青莎雜樹兮
蘋草薶靡白鹿麇麇兮或騰或倚狀貌崑崑兮峩峩凄凄兮泚泚
獼猴兮熊羆慕類兮以悲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虎豹鬪兮熊羆咆
禽獸駭兮忘其曹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東方曼倩客難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狀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尙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狀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土者疆失土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

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狀聖帝流德天下震懾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孟動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狀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臯聲聞於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

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鷩鴒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匆匆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上既云當修身矣而東方行事乃如有遺行者故此下復言己之修身乃在大德而不拘小節但求自得本心之安而已故世尤不能識之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魁狀無徒廓狀獨居

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用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邛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筦闢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適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絲是觀之譬如鼪鼯之襲狗狐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薑塢先生云魂邁宏放之氣如繭雲而上馳

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

功默狀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狀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虚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爲先生取之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狀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

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王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狀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詔之人并進及蜚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瑇瑁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隤國家爲虛放戮賢聖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响响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狀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之邪

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慙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辟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狀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書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

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於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猶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狀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予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厨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歛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狀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

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囿
園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
鄉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
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辭賦類五

古文辭類纂六十六

司馬長卿子虛賦

楚使子虛使於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畋罷子虛過死烏有
先生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
多乎曰少朕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
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車駕千乘選徒萬騎
畋於海濱列卒滿澤罟網彌山掩兔麟鹿射麋脚麟鴛於鹽浦割
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
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
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朕猶

未能徧觀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狀畧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觀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峩鬱隆崇崔嵬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垺錫碧金銀衆色炫耀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瑯昆吾城玦玄厲磳石砥砢其東則有蕙圃蘅蘭菡萏芎藭菖蒲芷薜蘼蕪諸柘巴苴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葳薜苞荔薛莎青蘋其埤溼則生藏蓂蒹葭東蔞彫胡蓮藕菰蘆菴藺軒于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

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鼉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榎栲豫章桂椒木蘭檠離朱楊楮梨棗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鵠雛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蠖蜒貙犴於是乎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駁之駟乘雕玉之輿靡魚鬚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彫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織阿爲御案節未舒卽陵狡獸蹴蛩蛩麟距虛軼野馬轉駒駮乘遺風射游騏倏眇倩泐雷動焱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背洞曾達掖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翱翔容與覽乎陰林此節其北之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執受誅殫觀衆物之變態於是鄭

女曼姬被阿緡揄紵編雜織羅垂霧縠襞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橈
 谿谷粉粉裊裊揚袍戍削蜚織垂髻扶輿猗靡翕呷萃蔡下靡蘭
 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葳蕤繆繞玉綏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髣髴
 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此即東之蕙圃嫫媧勃率上乎金堤揜翡翠射駿驥
 微矰出熾繳施弋白鶴連駕鷺雙鶴下玄鶴加怠而後發游於清
 池此即西之涌泉清池浮文鷁揚旌棹張翠帷建羽蓋罔瑋瑁鈎紫貝撻金鼓吹
 鳴籟榜人歌聲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物會礪石相擊礮
 礮礮礮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
 車按行騎就隊纏乎淫淫般乎裔裔於是楚王乃登雲陽之臺雲陽在壘
 山下此節至其南也怕乎無為憺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若大王終日

馳騁曾不下輿將討輪粹自以為娛巨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齊
 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貺
 齊國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眾與使者出畋乃欲戮力致獲
 以娛左右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
 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奢言淫
 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無而
 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彰君惡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
 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階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
 乎之罘浮渤海游孟諸邪與肅慎為鄰右以湯谷為界秋田乎青
 邱彷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胷中曾不蒂芥若乃傲儻

瑰瑋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蚌充牣其中不可勝記禹不能
名高不能計狀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
見客是以王辭不復何爲無以應哉

司馬長卿上林賦

亡是公听狀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貢
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今
齊列爲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
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游戲之樂苑
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
粵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也獨不

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
霸漣出入涇渭艷鎬潦滈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
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騫往來出乎椒邱之闕行乎洲淤之
浦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泱漭之壑汨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陬之
口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涌彭湃渾弗宓汨偪側泌瀨橫流
逆折轉騰激洌滂濞沆漑穹隆雲橈宛渾膠盪踰波趨汜涖涖下
瀨批巖衝擁奔揚滯沛臨坻注壑灑潏霄墜沈沈隱隱砰磅訇磕
滴瀝淠淠滄溟鼎沸馳波跳沫汨潏漂疾悠遠長懷寂寥無聲肆
乎永歸朕後灑滂潢漾安翔徐回翳乎瀉瀉東注太湖衍溢陂池
於是乎蛟龍赤螭鯀鱓漸離鯢鮪魴魴禺禺魼鯁捷鯨掉尾振鱗

奮翼潛處乎深巖魚鼈謹聲萬物衆夥明月珠子的皪江靡蜀石
黃磨水玉磊砢磷磷爛爛采色滌汗藂積乎其中鴻鷓鴣鴝鴛鴦
屬玉交精旋目煩鶩庸渠箴疵鳩盧羣浮乎其上沈淫泛濫隨風
澹淡與波淫蕩奄薄水渚唼唼菁藻咀嚼菱藕於是乎崇山矗矗
龍從崔巍深林巨木嶽巖參差九嶷截嶂南山峩峩巖陲顛綺摧
峩岷崎振溪通谷蹇產溝瀆谿呀豁聞阜陵別隄崑嶷嵬邱虛
堀壘隱嶙鬱嶮登降施靡陂池獬豸沈溶淫鬻散渙夷陸亭臯千
里靡不被築拚以綠蕙被以江蘿糝以藁蕪雜以留夷布結縷攢
戾莎揭車衡蘭橐本射干芘薑蕞荷葳橙若蓀鮮支黃礫蔣苧青
蘋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離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郁郁菲菲

衆香發越肸蠶布寫晻夔必苐於是乎周覽泛觀續紛軋芴芒芒
恍忽視之無端察之無崖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
涌水躍波其獸則獮旄貊犖沈牛麀麋赤首圓題窮奇象犀其北
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其獸則麒麟角端駒駝橐駝蝮蝮驪
騏馱驢羸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華
榱璧璫輦道纒屬步櫺周流長途中宿夷峻築堂累臺增成巖窾
洞房頰杳眇而無見仰朶檠而捫天奔星更於闐闐宛虹拖於楯
軒青龍蚴蟉於東廂象輿婉儻於西清靈囿燕於間館偃佺之倫
暴於南榮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盤石振崖嶽巖倚傾嗟
峨嶻嶭刻削崢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璿玉旁唐玢幽文鱗赤瑕

駁犖雜雷其間鼉采琬琰和氏出焉於是乎盧橘夏熟黃甘橙棣
枇杷燃柿亭奈厚朴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奠棗苔還離支羅
乎後宮列乎北園馳邱陵下平原揚翠葉抗紫莖發紅華垂朱榮
煌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櫟楛華楓梓榼留落胥邪仁頻并閭櫟
檀木蘭豫章女貞長千仞夫連抱夸條直暢實葉葆楸攢立叢倚
連卷欒佹崔錯發飢抗衡闢柯垂條扶疏落英幡纒紛溶箭蔘猗
猗從風瀏洳岫歛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傑池芷僂旋還乎後
宮雜襲索輯被山緣谷循坂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乎玄
猿素雌雌獾飛蠅蝮蝮獠獠胡毅峴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
幡互經天矯枝格偃蹇杪顛踰絕梁騰殊榛捷垂條掉希間牢落

陸離爛熳遠遷若此者數百千處娛遊往來宮宿館舍庖厨不徙
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扈從橫行出
拖霓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驂乘扈從橫行出
乎四校之中鼓嚴簿縱獵者江河爲陸泰山爲檣車騎雷起殷天
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緣林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
搏豺狼手熊羆足蹙羊蒙鷓蘇綺白虎

爾按續書輿服志云武冠環纓無纓以青系爲緹加雙鷓尾五官左右虎黃羽

林中郎將羽林左右監皆冠鷓尾虎黃將虎文綺襄邑虞獻織成虎文此乃所云蒙纓

綺白虎也孟康注鷓尾也蘇祈羽也蓋得之而善注認甚郭景純以綺爲紕亦失之被班文

跨墜馬凌三嶼之危下積厯之坻徑峻赴險越壑厲水推蜚廉弄
獬豸格蝦蛤鋌猛氏緇駟裏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
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弭節裴裒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

將帥之變態狀後侵淫促節儵覓遠去流離輕禽蹴履狡獸聽白
鹿捷狡免軼赤電遺光耀追怪物出宇宙鬱蕃弱滿白羽射游臯
櫟蜚遽擇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弦矢分藝殪仆狀後揚節而上
浮凌驚風厯駭森乘虛無與神俱躡玄鶴亂昆雞適孔鸞促鷓鴣
拂翳鳥捎鳳皇捷鷓鴣拚焦明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招搖乎僂佯
降集乎北絃率乎直指晦乎反鄉蹙石闕厯封巒過鷓鴣望露寒
下棠梨息宜春西馳宣曲權鷓鴣牛首登龍臺掩細柳觀士大夫之
勤畧均獵者之所得獲徒車之所輔轆步騎之所蹂若人臣之所
蹈藉與其窮極倦欷驚憚讐伏不被創刃怖而死者他他藉藉填
阬滿谷掩平彌澤於是乎游戲解怠置酒乎顛天之臺張樂乎膠

葛之寓撞千石之鍾立萬石之虞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
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爲之震動川谷爲
之蕩波巴淪宋蔡淮南干遮文成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鏗鎗
闐鞞洞心駭耳荆吳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
郢繽紛激楚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
靡爛熳於前靡曼美色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嫺都
靚粧刻飾便嬛綽約柔橈嫚嫚嫵媚纖弱曳獨繭之褵緜眇閭易
以卹削便姍嬖屑與俗殊服芳芬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
的樂長眉連娟微睇綿藐色授魂與心愉於側於是酒中樂酣天
子芒狀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覽聽餘間無事棄

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葉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
爲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
悉爲農郊以贍萌隸墮墻垣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實陂池而勿
禁虛宮館而勿物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
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爲更始於是歷吉日以
齋戒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乎六藝之圃馳騫乎仁義
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狸首兼騶虞弋玄鶴舞干戚載雲罕掩羣
雅悲伐檀樂樂胥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
堂坐清廟次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
悅鄉風而聽隨流而化蚩狀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

王而功羨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
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
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
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闢
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被其
尤也於是二子愀狀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
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辭賦類六人平賦五五飛龍賦以卷轉合辭古文辭類纂六十七

司馬長卿哀二世賦

登陂陀之長坂兮空入曾宮之嵯峨臨曲江之隍州兮望南山之
參差巖巖深山之漭漭兮通谷嶺兮給澗泊洑喻習以永逝兮注
平臯之廣衍觀衆樹之塢蔓兮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
石瀨彌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執信讒不寤兮
宗廟滅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墳墓蕪穢而不修兮魂無歸
而不食夏邈絕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沫精罔闐而飛揚兮拾九
天而永逝嗚呼哀哉

司馬長卿大人賦

世有大人兮在於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竭輕舉而遠游垂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之采旄垂旬始以爲慘兮批彗星而爲髻掉指橋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搖攬欂櫨以爲旌兮靡屈虹而爲綢紅杏渺以眩潛兮焱風涌而雲浮駕應龍象輿之護畧透麗兮驟赤螭青蚪之蝟蟻蜿蜓低印天嶠据以驕驚兮詘折隆窮蠖以連卷沛艾赴蝮仇以怡儼兮放散畔岸驤以孱顏踣躅輶容以委麗兮綢繆偃蹇怵奠以梁倚糾蓼叶冪蹋以艤路兮蔑蒙踊躍騰而狂進莅颯卉翕燦至電過兮煥狀霧除霍狀雲消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真人乎相求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悉微

靈輿而選之兮部乘衆神於瑤光使五帝先導兮反太一而從陵陽左玄冥而右含靈兮前陸離而後滂滄廝征伯僑而役羨門兮屬岐伯使尙方祝融警而蹕御兮清氣氛而後行屯余車其萬乘兮絳雲蓋而樹華旗使句芒其將行兮吾欲逞乎南嬉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紛湛湛其參錯兮雜還膠葛以方馳騷擾衝蕤其相紛挐兮滂溥泱軋灑以林離鑽羅列聚叢以龍茸兮衍曼流爛壇以陸離徑入雷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崩壘嵬礧徧覽八紘而觀四荒兮竭度九江而越五河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渚而涉流沙奄息總極汜濫水嬉兮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時若蔓蔓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西望崑崙

之軋沕洗忽兮直徑馳乎三危排閭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
之歸舒閭風而搖集兮亢烏騰而一止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吾
乃今日睹西王母矐狀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爲之
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車竭來兮絕道
不周會食幽都呼吸沆瀣兮殮朝霞嚙咀芝英兮噉瓊華媿侵溽
而高蹤兮紛鴻涌而上厲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滄沛馳游
道而修降兮鶩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北垠遺
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門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
視眩眠而無見兮聽恟恍而無聞乘虛無而上假兮超無友而獨
存

辭按此賦多取於遠遊遠遊先訪求中國仙人之居乃上至天帝之宮又下周覽天地之間自

於微閭以下分東西南北四段此賦自橫厲飛泉以正東以下分東西南北四段而求仙人之

居意卽載其間未六句與遠遊語同朕屈子意在遠去世之沉濁故云至清而與太初爲鄰長卿則謂帝若能爲仙人卽居此無聞無見無友之地亦胡樂乎此邪與屈子語同而意別矣

司馬長卿長門賦

有序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
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
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親幸其辭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魂踰佚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獨居
言我曩違而莫來兮飲食樂而忘人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
而相親伊予志之慢愚兮懷貞慤之歡心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尙
君之玉音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修薄具而自設兮君
曾不肯兮幸臨廓獨潛而專精兮天廳廳而疾風登蘭臺而遙望

兮神恍恍而外淫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晝陰雷隱隱而響
起兮聲象君之車音颺風迴而赴闈兮舉帷幄之澹澹桂樹交而
相紛兮芳酷烈之閶闔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嘯而長吟翡翠脅
翼而來萃兮鸞鳳飛而北南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下
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正殿塊以造天兮鬱並起而穹崇
間徙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擠玉戶以撼金鋪兮聲噌吰
而似鐘音刻木蘭以爲棖兮飾文杏以爲梁羅丰茸之游樹兮離
樓梧而相撐施瑰木之構榼兮委參差以棟梁時髣髴以物類兮
象積石之將將五色炫以相曜兮爛耀耀而成光綴錯石之瓴甃
兮象瑇瑁之文章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撫柱楣以從

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白鶴噉以哀號兮孤雌時於枯楊日黃昏而
望絕兮悵獨託於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援雅琴
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按流徵以却轉兮聲幼妙而復揚貫
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叩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縱橫
舒息悒而增欷兮蹉履起而彷徨揄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之誓
殃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頽思而就床搏芬若以爲枕兮席荃蘭而
茵香忽寢寐而夢想兮魂若君之在旁惕寤覺而無見兮魂迂迂
若有亡衆雞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觀衆星之行列兮畢昂
出於東方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歲兮懷
鬱鬱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妾人竊自悲

今究年歲而不敢忘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霑濡
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
朝冉從駭定筮存邛畧斯輪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
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狀造焉辭畢因進曰
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
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
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
苻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己仁者不以德來彊者

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
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耶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
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尙惡聞若說狀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
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龔陳其畧蓋世必有非
常之人狀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狀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
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
如也昔者鴻水淳出汜濫溢溢民人登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
氏戚之乃堙鴻水決江疏河濺沈贍留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
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胝無皮膚不生
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來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

瑣握蹠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
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兩地且詩
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
八方之外浸溥行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
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
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
僂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弒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
兄不幸幼孤爲奴虜係累號泣內向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
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
望雨盃夫爲之垂涕況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疆胡南

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
計故乃關沫若徼犂犗鏤零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
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名爽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
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
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
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
勤而終於佚樂者也朕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泰山之
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戒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指聽者
未聞音猶鷦鷯已翔乎廖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
夫芒屨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朕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

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敬罔靡徙因遷延而辭退
司馬長卿封禪文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生民厯選列辟以迄乎秦率邇者踵武逖
聽者風聲紛綸威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繼昭夏崇號諡畧
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
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惟風可觀也書曰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
稷創業於唐堯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邇隆大行越成
伯父薑塢先生云成即成王也下云躡梁爰登泰山即管子所云成王封泰山禪社首而后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
善終哉朕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

也湛恩厯洪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
隆於襁保而崇冠乎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迹可
考於今者也

解按此處文則狹小成王而夸漢實則謂古聖謹慎之道易遵易繼今舍之而更爲浩侈則難以遵繼古聖所未爲而今欲過之可乎

朕猶躡

梁甫登太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滴曼羨芴魄
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沂八埏懷生之類沾濡浸潤協氣橫
流武節焱逝爾陞游原迴闕泳末首惡鬱沒闇昧昭晰昆蟲闔懌
回首面內朕後囿騶虞之珍羣微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于庖
犧雙貉共抵之獸獲周餘放龜於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
囿賓于閒館奇物譎詭俶黨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爲德薄不
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爲符也以登介邴

不亦慝乎進攘之道何其爽與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
義征不諛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牟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液洽符

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太山梁甫設登壇望幸蓋伯父薑塢先生

云師古曰益發語辭子謂當如考工記輪人為蓋之蓋號以況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陛下謙讓

而弗發也絜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羣臣慝焉或謂且天為質魯

先生云周頌匪且有且毛傳云且此也闡示珍符固不可辭若朕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甫

罔幾也亦各並世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尙何稱於後世而云

七十二君哉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進越也故聖王弗

替而修禮地祇謁欸天神勒功中岳以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

厚福以漫黎民皇皇哉斯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缺也願

陛下全之而后因雜縉紳先生之畧術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絕炎

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被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

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

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於

是天子沛狀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

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

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

匪惟雨之又潤澤之匪惟偏之汜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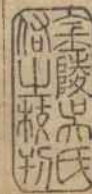
山顯位望君之來君兮君兮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圍白質

黑章其儀可嘉皎皎穆穆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厥塗靡

從天瑞之徵茲爾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遊於靈時孟冬十月
君徂郊祀馳我君興帝用享社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
德而升采色炫耀煥炳輝煌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
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論以封巒披執觀之天人
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事兢兢翼翼故曰於興必慮衰
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
謂也

伯父蓋塢先生云封禪文相如創爲之體兼賦頌其設意措辭皆翔躡虛無非如揚班之徒
誕妄貢諛爲躡實之文也通體結構若無畔岸如雲興水溢一片渾茫駿逸之氣

觀揚班
之作而後知相
如文句句欲活



辭賦類七

古文辭類纂六十八

楊子雲甘泉賦

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時雍神休尊明號同符三皇錄功五帝
卹亂錫羨拓迹開統於是乃命羣僚歷吉日協靈辰星陳而天行
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鈎陳使當兵屬堪輿以壁壘兮梢夔魃而扶
獠狂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鑠而軍裝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
戚兮飛蒙昔而走陸梁齊總總以搏搏其相膠轄兮焱駭雲迅奮
以方攘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倮僂參差魚頡而鳥矚翕赫芻霍
霧集而蒙合兮半散照爛燦以成章於是乘輿乃登夫鳳皇兮而
翳華芝駟蒼螭兮六素虬螭畧鞿綏離虜穆纒帥爾陰閉雲然陽

開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旛旒郵偈之旖旎也流星旄以電爍
兮咸翠蓋而鸞旗屯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聲駢隱以陸
離兮輕先疾雷而馭遺風凌高行之崿嶮兮超紆譎之清澄登椽
樂而犴天門兮馳閭闔而入凌兢是時未臻夫甘泉也迺望通天
之繹繹下陰潛以慘懍兮上洪紛而相錯直嶢嶢以造天兮厥高
慶而不可乎彌度平原唐其壇漫兮列新夷於林薄攢并閭與芟
萑兮紛被麗其亡鄂崇邱陵之駮駮兮深溝嶽巖而爲谷逞逞離
宮般以相燭兮封巒石關迤靡乎延屬於是大厦雲譎波詭摧噉
而成觀仰矯首以高視兮目冥眴而無見正瀏濫以弘恟兮指東
西之漫漫徒徊徊以徨徨兮魂魄眇眇而昏亂據輪軒而周流兮

忽垓北而無垠翠玉樹之青蔥兮璧馬犀之璘璠金人仡仡其承
鐘簷兮嵌巖巖其龍鱗揚光曜之燎爍兮垂景炎之忻忻配帝居
之懸圃兮象太乙之威神洪臺岬其獨出兮檄北極之嶸嶸列宿
迺施於上榮兮日月纔經於帙振雷鬱律於巖窅兮電倏忽於牆
藩鬼魅不能自逮兮半長途而下顛厯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蟻蠓
而撇天左欖槍而右玄冥兮前標闕而後應門蔭西海與幽都兮
涌醴汨以生川蛟龍連蜷於東厓兮白虎敦圉乎崑崙覽穆流於
高光兮溶方皇於西清前殿崔巍兮和氏瓏玲抗浮柱之飛棖兮
神莫莫而扶傾閭閻其寥廓兮似紫宮之崢嶸駢交錯而曼衍
兮崦嶻隗乎其相嬰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棍成曳紅采之

流離兮颺翠氣之宛延襲琬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遠亡國
蕭乎臨淵迴森肆其碣駭兮猳桂椒而鬱移楊香芬第以穹窿兮
擊薄櫨而將榮薌咲盼以棍批兮聲駢隱而歷鐘排玉戶而颺金
鋪兮發蘭蕙與芎藭帷彌環其拂汨兮稍暗暗而靚深陰陽清濁
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般倅棄其剗剗兮王爾投其鈞繩雖
方征僑與偃佺兮猶仿佛其若夢於是事變物化目駭耳回蓋天
子穆朕珍臺間館璇題玉英壇蝠蠖濩之中惟夫所以澄心清魂
儲精垂恩感動天地逆釐三神者迺搜求索偶臯伊之徒冠倫魁
能函甘棠之惠挾東征之意相與齊乎陽靈之宮靡薜荔而爲席
兮折瓊枝以爲芳喻清雲之流霞兮飲若木之露英集乎禮神之

古國字漢
書無雙是

圃登乎頌祇之堂建光耀之長旂兮昭華覆之威威攀璇璣而下
視兮行遊目乎三危陳衆車於東阬兮肆玉軌而下馳漂龍淵而
還九垓兮窺地底而上迴風縱縱而扶轄兮鸞鳳紛其銜蕤梁弱
水之澀澗兮躡不周之逶迤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
却宓妃玉女亡所眺其清臚兮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方攬道德
之精剛兮侔神明與之爲資於是欽柴宗祈燎薰皇天招搖太乙
舉洪頤樹靈旗樵蒸昆上配藜四施東燭滄海西耀流沙北燼幽
都南煬丹崖玄瓚鯀鰲拒鬯泔淡胥蠻豐融懿懿芬芬焱感黃龍
兮燦訛碩麟選巫咸兮叫天闔開天庭兮延羣神儻暗藹兮降清
壇瑞穰穰兮委如山於是事畢功弘迴車而歸度三巒兮偈棠梨

天閭決兮地垠開八荒協兮萬國諧登長平兮雷鼓盪天聲起兮
勇士厲雲飛揚兮雨滂沛于胥德兮麗萬世亂日崇崇園丘隆隱
天兮登降崩崖單墜垣兮增宮參差駢嵯峨兮嶺嶢嶢岫洞無厓
兮上天之絳杳旭卉兮聖皇穆穆信厥對兮祿祇郊禋神所依兮
徘徊招搖靈遲遲兮輝光眩耀降厥福兮子子孫孫長無極兮

揚子雲河東賦

伊年暮春將瘞后土禮靈祇謁汾陰於東郊因茲以勒崇垂鴻發
祥隕祉欽若神明者盛哉鑠乎越不可載已於是命羣臣齊法服
整靈輿迺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乘掉奔星之流旃覆天狼之威
弧張耀日之玄旄揚左纛被雲梢奮電鞭驟雷輜鳴洪鍾建五旗

羲和司日顏倫奉輿風發飈拂神騰鬼趨千乘霆亂萬騎屈橋嘻

嘻旭旭天地稠敷簸邱跳巒涌涓躍涇秦神下讐跖魂負沚河靈

矍矍爪華蹈襄

顏監云爪古掌字兼按說文爪亦爪也從反爪諸兩切爪持也故蘇林注此賦云掌握之是即持爪之義不得謂即掌字也水經河水下鄜注引掌華蹈

襄蓋以音近而相承失讀久矣襄漢書作衰狀郊祀志及史記封禪書並作襄山此文與矍矍協韻故知作襄爲正衰字誤也

遂臻陰宮穆穆肅肅蹲

蹲如也靈祇既鄉五位時敘網緼玄黃將紹厥後於是靈輿安步

周流容與以覽乎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灑沈蒿

於豁瀆兮播九河於東瀕登歷觀而遙望兮聊浮游以經營樂往

昔之遺風兮喜虞氏之所耕瞰帝唐之嵩高兮眎隆周之大寧汨

低回而不能去兮行睨陔下與彭城滅南巢之坎垓兮易幽岐之

夷平乘翠龍而超河兮陟西岳之嶢嶠雲霏霏而來迎兮澤滲漣

而下降鬱蕭條其幽藹兮滄汎沛以豐隆叱風伯於南北兮呵雨
師於西東參天地而獨立兮廓盪盪其無雙遵逝乎歸來以函夏
之大漢兮彼曾何足與此功建乾坤之貞兆兮將悉總之以羣龍
麗鈞芒與驂蓐收兮服玄冥及祝融敦衆神使式道兮奮六經以
攄頌踰於穆之緝熙兮過清廟之雝雝軼五帝之遐迹兮躡三皇
之高蹤既發軔於平盈兮誰謂路遠而不能從

借行遊爲喻言以天道爲車馬以六經爲容
行乎帝王之途何必巡歷山川以爲觀覽乎

揚子雲羽獵賦

羽獵漢書注家不甚詳惟晉語郤虎被羽先升韋昭注云羽鳥羽繫於
背若今軍將負旄矣疑負旄蓋漢以後制恐古人無此韋說非也大
司馬職鄭注號名者徽識所以相別在軍象其制爲之被之以備死事
東京賦薛京注揮爲肩綵幟如燕尾者也以在肩上故曰負韓詩外
傳子路曰白羽如月赤羽如朱帛則羽者徽幟耳以其似羽非
眞鳥羽也賦內羽騎營營分殊事則其取相別識之義明矣

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樹沼池苑囿林
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厨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
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
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
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
囿百里民以爲尙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裕民之與奪民
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長楊
五柞北繞黃山濱渭而東周表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
鳳闕神明馭娑漸臺太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遊觀侈靡
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

侍禁籙所營尙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武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其辭曰或稱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否各亦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則秦山之封焉得七千而有二儀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三五孰知其是非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乎侔貴貴正與天乎比崇齊桓曾不足使扶轂楚嚴未足以爲參乘挾三王之阨僻矯高舉而大興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閎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之爲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內殂落於外帝將惟田於靈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以終始顓頊玄冥之統乃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

閭闔儲積共侍戍卒夾道斬叢棘夷野草禦自汧渭經營艷鎬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沓爾乃虎落三嶠以爲司馬圍經百里而爲殿門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鴻濛沆茫碣以崇山營合圍會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賁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鏑鄒而羅者以萬計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野之罟靡日月之朱竿曳簪星之飛旗青雲爲紛虹蜺爲綴屬之乎昆崙之墟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淫淫與與前後要遮欃槍爲闔明月爲候熒惑司命天弧發射鮮扁陸離駢行秘路徽車輕武鴻網繞獵殷殷軫軫被陵緣岷窮躋極遠者相與迺乎高原之上羽獵營營分殊事續紛往來輻輳不絕若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於是天

子乃以陽朝始出乎玄宮撞洪鍾建九旒六白虎載靈輿蚩尤並
轂蒙公先驅立厯天之旗曳指星之旃霹靂烈缺吐火施鞭萃從
沉溶淋離廓落戲八鎮而開關舜按將獵時先已合圍天子至乃復開關入之朕後縱獵飛廉雲師吸嗅
瀟率鱗羅布列橫以龍翰秋秋踰踰入西園切神光望平樂徑竹
林蹂蕙圃踐蘭唐舉烽烈火轡者施技方馳千駟狡騎萬帥虓虎
之陳從橫膠轄焱拉雷厲躡駢駘磔洶洶旭天動地岷羨漫半
散蕭條數千里外若夫壯士抗慨殊鄉別趨東西南北騁嗜奔欲
拖蒼狶跋犀犀蹶浮麋斯巨狴搏玄猿騰空虛距連卷踔天矯嬉
澗門莫莫紛紛山谷爲之風森林叢爲之生塵及至獲夷之徒蹶
松栢掌蕨藜獵蒙籠麟輕飛履般首帶修虵鈎赤豹牽象犀躡巒

阮超唐陂車騎雲會登降闔藹泰華爲旒熊耳爲綴木仆山還漫

若天外儲與乎大浦聊浪乎宇內於是天清日晏逢蒙列背薑鳩先生云易

列其禽刻羿氏控弦皇車幽輻光純天地望舒彌轡翼乎徐至於上蘭

移圍徙陣浸淫楚部曲隊堅重各案行伍壁壘天旋神扶電擊逢

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掃地及至

罕車飛揚武騎聿皇蹈飛豹緝噪陽追天寶出一方應駢聲擊流

光野盡山窮囊括其雌雄沉沉溶溶遙噓乎絃中三軍茫然窮尤

闕與直觀夫剽禽之繼踰犀兕之抵觸熊羆之挈攫虎豹之凌遽

徒角槍題注蹙竦警怖魂亡魄失觸輻關脰妄發期中進退履獲

創淫輪夷邱累陵聚於是禽殫中衰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

池灌以岐梁溢以江河東瞰目盡西暢亡涯隨珠和氏焯爍其陂
玉石巒崑眩耀青熒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形玄鸞孔雀翡翠
翠垂榮王睢關關鴻雁嚶嚶羣嬉乎其中噍噍昆鳴鳧鷖振鷺上
下砰礚聲若雷霆乃使文身之伎水格鱗蟲凌堅冰犯嚴淵探巖
排碕薄索蛟螭蹈獺獺據鼉鼉拮靈虯入洞穴出蒼梧乘鉅鱗騎
鯨魚浮彭蠡目有虞方稚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珠胎鞭洛水之
宓妃餉屈原與彭胥於是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修唐典匡
雅頌揖讓於前昭光振耀響忽如神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
鄰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前入闔口後陳
盧山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喟然並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

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夫古之覲東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
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三靈之光下決醴泉之滋發
黃龍之穴窺鳳凰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爵之林奢雲夢侈孟諸
非章華是靈臺罕徂離宮而輟觀遊土事不飾木功不彫丞民乎
農桑勸之以弗怠儕男女使莫違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
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
羣臣之有亡放雉免收且罟麋鹿芻蕘與百姓其之蓋所以臻茲
也於是醇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勗勤五帝不亦至乎
乃祇莊雍睦之徒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遑苑囿之麗遊獵
之靡也因迴軫還衡背阿房反未央

楊子雲長楊賦 有序

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驅漢中張羅網罟罾捕熊羆豪豬虎豹狢獾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爲周陸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歛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諷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爲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椽截薛而爲弋紆南山以爲罝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蹕陸錫戎

獲胡搯熊羆拖豪豬木擁槍纍以爲儲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於農人三旬有餘其厯至矣而功不圖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爲娛樂之游內之則不以爲乾豆之事豈爲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爲神澹泊爲德今樂遠出以露威靈數搖動以罷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也蒙竊惑焉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茲耶若客所謂一其未覩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也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畧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士竄竄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豪俊糜沸雲擾羣黎爲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鉅海漂崑崙提劍而叱之所過靡城擗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

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飢不及餐鞮整生蟣蝨介冑被霑汗以爲萬姓請命乎皇天迺展民之所誦振民之所乏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敝革鞜不穿大厦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瑋瑁而疎珠璣却翡翠之飾除雕琢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宴衍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橫叛羗戎睚眦閩越相亂遐氓爲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乃命驃衛汾沄沸渭雲合電發焱騰波流機駭蠶軼疾如奔星擊如震霆碎輶輻破穹廬腦沙幕髓余吾遂躡乎王庭驅橐駝燒爍蠡分勢單于

磔裂屬國夷阮谷拔鹵莽刊山石蹂屍輿廝係累老弱吮銚癩者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皆稽顙樹領扶服蛾伏二十餘年矣尙不敢惕息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迴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羗燹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躡足抗首請獻厥珍使海內澹然永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爲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迺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振師五柞習馬長楊簡力狡獸校武票禽迺萃然登南山瞰烏弋西厭月嶠東震日域又恐後代迷於一時之事

常以此爲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軻
日未靡旃從者彷彿馮屬而還亦所以奉大尊之烈遵文武之度
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
莫違出愷悌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帥與之同苦
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磻之虞桔隔鳴球掉八列
之舞酌允鑠肴樂胥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祐歌投頌吹合
雅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方將俟元符以禪梁父之基增秦
山之高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秬稻之
地周流黎粟之林蹂踐芻蕘誇詡衆庶盛狄獮之收多麋鹿之獲
哉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

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言未畢墨卿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
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迺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

此篇倣難
蜀父老

楊子雲解詡

客詡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
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
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厯金門
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
曜星舌如電光一縱一橫論者莫當顧然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
扶踈獨說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
入無倫狀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尙白乎何

爲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
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
五剖並爲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
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
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
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製以鎖鈇散以禮樂風以
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於
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臯陶戴縱垂纓而談者皆擬
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
渠旦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

乘雁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二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
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穀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
懼范睢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
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富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
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
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
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
巷或擁帚彗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奪其筆室隙蹈瑕而
無所誑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
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固聲欲行者擬

足而投跡鄉使上世之士處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
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
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
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
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遊神之庭惟寂惟冥守德之
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如何如今子乃以鴟梟而笑
鳳皇執蠅蚋以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
病甚不遭臾跗扁鵲悲夫客曰狀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
何必玄哉揚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髀免於楸索翕肩蹈
背扶服入橐激叩萬乘之主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

東之匹夫也鎮頤折額涕唾流沫西指彊秦之相搯其咽炕其氣
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
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
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
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
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詩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禮
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
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
砥隕雖其人之瞻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
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若夫藺先生收功於章臺

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祈連司馬長卿
竊貴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者並故默

然獨守吾太玄

伯父薑鳩先生云雄偉瑰麗後人於此不能復加恢奇矣 郗按此文前半以取爵位富貴爲說後半以有所建立於世成名爲說故范曄蔡澤蕭曹留

侯前後再言之而義別非重複也未數句言人之取名有建功于世者有高隱者又有以放誕之行使人驚異若司馬長卿東方朔亦所以致名也今進不能建功退不能高隱又不肯失於放誕之行是不能與數子者並惟著書以成名耳 響若既隕者以狀其聲名之盛文選及說文引之並作響漢書作響古字通也說文巴蜀名山岸落之旁著欲落響者曰氏氏崩聲聞數百里而阜部又有既曰秦謂陵阪曰既然則此字作氏音承旨切或作既音丁禮切皆本說文義皆可通

揚子雲解難

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爲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於合口工聲調
於比耳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閎意眇指獨馳騁於有無之際而陶
冶大鑪翦薄羣生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直費精神於此而煩

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俞
若夫閎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
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迺玉迺金彼
豈好爲艱難哉勢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蚪絳螭之將登乎天必
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撒膠葛
騰九閎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泰山之高不嶠
嶠則不能淳滂雲而散歛烝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懸絡天地經
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朕後發天地之藏定
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
章緝熙蓋胥靡爲宰寂寞爲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

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棍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徵追趨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爲之施咸池掄六莖發簫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百身絕弦破琴而不肯與衆鼓饗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鍾竇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楊子雲反離騷

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隅靈宗初謀伯僑兮流于末之楊侯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旣離虜皇波因江潭而注記兮欽弔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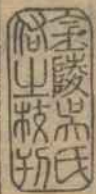
湘纍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絜而離紛紛纍以其澳忍兮暗纍以其續紛漢十世之陽湖兮招搖紀于周正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圖纍承彼洪族兮又覽纍之昌辭帶鉤矩而佩衡兮履櫂槍以爲綦素初貯厥麗服兮何文肆而質龔資姬娃之珍鬣兮鬻九戎而索賴鳳皇翔於蓬階兮豈駕鵝之能捷騁驂騶以曲躡兮驢騾連蹇而齊足枳棘之榛榛兮緩狄擬而不敢下靈修旣信椒蘭之嗟佞兮吾纍忽焉而不蚤睹衿芟茄之綠衣兮被芙蓉之朱裳芳酷烈而莫聞兮固不如襲而幽之離房閨中容競淖約兮相態以麗佳知衆媼之嫉妒兮何必颺纍之蛾眉懿神龍之淵潛兮埃慶雲而將舉亡春風之被離兮孰焉知龍之所處愍吾纍之

衆芬兮颺燿燿之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天額而喪榮橫江湖以南注兮云走乎彼蒼梧馳江潭之汎溢兮將折衷乎重華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纍與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纍之獨見許精瓊靡與秋菊兮將以延天天年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西山解扶桑之總轡兮縱令之遂奔馳鸞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卷薜芷與若蕙兮臨湘淵而投之棍申椒與菌桂兮赴江湖而漚之費椒稽呂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違靈氛而不從兮反湛身於江臯纍旣泯夫傳說兮奚不信而遂行徒恐鸚鵡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爲不芳初纍棄彼慮妃兮更思瑤臺之逸女抨雄鳩呂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乘雲輶之旖旎兮望昆侖呂穆

流覽四荒而顧懷兮奚必云女彼高邱旣亡鸞車之幽藹兮焉駕八龍之委蛇臨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夫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雖增欷呂於邑兮吾恐靈修之不纍改昔仲尼之去魯兮斐斐遲遲而周邁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溷漁父之舖歎兮絜沐浴之振衣奔由眇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

遺

悽愴嗚咽望溪宗伯所論最得子雲用意深處



古文辭類纂卷之八
辭賦類八
班孟堅兩都賦并序
伯父薑塢先生云凡所舉典於建國之規皆得其要贍而不穢詳而有體即班氏之史材也

辭賦類八

古文辭類纂六十九

班孟堅兩都賦并序

伯父薑塢先生云凡所舉典於建國之規皆得其要贍而不穢詳而有體即班氏之史材也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

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

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悅

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鴈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爵五鳳甘露

黃龍之瑞以為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邱壽王東

方朔枚臯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

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

按漢武帝前本有中大夫此是在省中官也大中大夫必中大夫之巨者故稱

大也中大夫武帝後改為光祿大夫其秩比二千石則董生為大中大夫時其秩或中二千石或比二千石也其後大中大夫蓋不復內侍但屬光祿勳其秩僅千石反小於光祿大夫矣此必昭宣以

後之制百官表未詳言其升降但云秩千石則非公卿大臣而賈生自大中大夫爲長沙傅亦何爲降黜乎此實非舊制据孟堅此序足知表之漏闕矣又仲舒傳但云爲中大夫不云爲大中大夫亦是漏也

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且夫道有夷隆學有麤密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臯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缺也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修宮室浚城隍而起苑囿以備制度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矚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故臣作兩都賦以極眾人之所

眩曜折以今之法度辭曰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於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實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睹其制乎主人曰未也願賓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賓曰唯唯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實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嶠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衆流之隈汧涌其西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隩區焉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悟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顧實惟作京於是睇秦

嶺哦北阜挾灑灑據龍首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
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泰而極侈建金城之
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
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
旁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於是旣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
女殊異乎五方遊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鄉曲豪舉游俠之
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衆騁驚乎其中若乃觀其四郊浮
遊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紱
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
七遷充奉陵邑蓋以疆榦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也封畿之內厥

土千里卓犖諸夏兼其所有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
藏藍田美玉商洛綠其隈鄠杜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
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爲近蜀其陰則冠以九嶷陪以甘泉
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焉
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場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
鱗決渠降雨荷插成雲五穀垂穎桑麻鋪棗東郊則有通溝大漕
潰渭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
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繚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
神池靈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
枝之鳥踰崑崙越巨海殊方異類至於三萬里其宮室也體象乎

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做太紫之圓方樹中天之華闕
豐冠山之朱堂因瓌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芴椽以布翼荷
棟桴而高驥雕玉嶺以居楹栽金璧以飾璫發五色之渥彩光爛
朗以景彰於是左城右平重軒三階闈房周通門闈洞開列鐘虞
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仍增崖而衡闕臨峻路而啟扉徇以離宮
別寢承以崇臺閒館煥若列宿紫宮是環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
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茲不可殫論增盤崔嵬登降炤爛殊形
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惟所息宴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
室合歡增城安處常寧苙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鸞飛翔
之列昭陽特盛隆於孝成屋不呈材牆不露形裛以藻繡絡以綸

連隨侯明月錯落其間金釭銜璧是為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
懸黎垂棘夜光在焉於是玄墀釳砌玉階彤庭硬碱綵綴琳璫青
瑩珊瑚碧樹周阿而生紅羅颯纏綺組繽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
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

左右庭中朝堂百僚之位

周時天子諸侯朝皆在廷不在堂惟考工記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此通言治事之所曰朝耳漢時議事亦在廷中與古

同異於古者皆坐而非立也其朝堂蓋本為大臣所次止略如古之九室前漢書內不見朝堂事如霍光傳議立帝固在廷也至後漢則陳球議竇太后事袁安議北單于事並在朝堂矣而熹平四年議歷則又在司徒府廷中似議人少則在堂人多則在廷耶以東京之事推之西都或亦然耶此朝堂蓋亦南向在殿廷外偏東故西京賦云朝堂承東非如後世朝房之制也而班云左右廷中者自指百僚位言之非朝堂有左右

漢之愷悌蕩亡秦之毒螫故令斯人揚樂和之聲

兼按此用王襄令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事

善注引孔叢子功善者其樂和非也

作畫一之歌功德著乎祖宗膏澤洽乎黎庶又有天祿

石渠典籍之府命夫惇誨故老名儒師傳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
異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為羣元元本本殫見
洽聞啟發篇章校理祕文周以鈞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總禮官
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魏按此二句乃賦郎署儒林傳以博士弟子甲科為郎中故云
總禮官之甲科也其廉孝一途則若王吉京房俱以孝廉為郎
是也郎選略虎賁贅衣贅衣即綴衣古稱也其
在漢則少府侍中之職闈尹闈寺陸戟百重各有典司
盡於此二句周廬千列鈞陳之位郎衛也
周廬千列卒衛也微道綺錯輦路經營修除飛閣自未央而連
桂宮北彌明光而亘長樂陵燈道而超西墉棍建章而連外屬設
璧門之鳳闕上觚稜而棲金爵內則別風嶢嶢眇麗巧而聳擢張
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爾乃正殿崔嵬層構厥高臨乎未
央經駘蕩而出馭娑洞杙詣以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

納光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太半虹霓迴帶於
夢楹雖輕迅與僂狡猶愕眙而不能階攀并幹而未半日眩轉而
意迷捨櫺檻而却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怳怳以失度巡迴途而下
低旣懲懼於登望降周流以襜徨步甬道以縈紆又杳窳而不見
陽排飛闥而上出若遊目於天表似無依而洋洋前唐中而後太
液覽滄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岳之嵒嵒濫瀛洲與方壺
蓬萊起乎中央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嶒嶒金石崢嶸抗
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壘之混濁鮮顥氣之清英騁文
成之不誕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之羣類時遊從乎斯庭實列仙
之攸館非吾人之所寧爾乃盛娛遊之壯觀奮大武乎上囿因茲

以威戎夸狄耀威靈而講武事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
羣內闖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水衡虞人修其營表
種別羣分部曲有署罟網連絃籠山絡壑列卒周匝星羅雲布於
是乘鸞輿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遂繞鄴鄙歷上蘭六師
發逐百獸駭殫震震爍爍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
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爾乃期門俟飛列刃鑽鏃要跌追縱鳥驚
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持弦不再控矢不單殺中必疊雙颺颺紛
紛增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平原赤勇士厲狡狴失木豺狼
懼竄爾乃移師趨險並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兕觸蹶許少施巧秦
成力折倚僥狡扼猛噬脫角挫脰徒搏獨殺挾師豹拖熊螭曳犀

犛頓象羆超迴壑越峻崖蹶嶄巖巨石頽松柏仆叢林摧草木無
餘禽獸殄夷於是天子乃登屬王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
勢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壓獸相枕藉然後
收禽會衆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庖騰酒車以斟酌割鮮野食舉
烽命爵饗賜畢勞逸齊大輅鳴鑾容與徘徊集乎豫章之宇臨乎
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茂樹蔭蔚芳草被堤
蘭茝發色曄曄猗猗若摘錦與布繡燭耀乎其陂玄鶴白鷺黃鵠
鳩鸛鷓鴣鴝鳧鳧鴻鴈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沉浮往來雲集霧
散於是後宮乘輶輅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祛黼帷鏡清流靡微
風澹淡浮櫂女謳鼓吹震聲激越營厲天鳥羣翔魚窺淵招白聞

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撫鴻量御增繳方舟並鷺俛仰極樂遂乃
風舉雲搖浮遊博覽前乘秦嶺後越九嶷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
館所厯百有餘區行所朝夕儲不改供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佑
之所用采遊童之懽謠第從臣之嘉頌於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
相屬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
之畝畝鹽按王嘉傳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商循族世之所嚮工用高曾之規矩粲乎隱
隱各得其所若臣者徒觀迹於舊墟聞之乎故老十分未得其一
端故不能徧舉也

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矜夸館室
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烏覩大漢之云爲乎夫大漢之
開元也奮布衣以登皇位由數期而創萬代蓋六籍所不能談前
聖靡得而言焉當此之時功有橫而當天計有逆而順民故婁敬
度勢而獻其說蕭公權宜而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
已也吾子曾不是睹顧曜後嗣之末造不亦暗乎今將語子以建
武之治永平之事監於大清以變子之惑志往者王莽作逆漢祚
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於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絕壑無完
柩郭罔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
書契以來未之或紀故下人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乃致命乎
聖皇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若
興雲霆擊昆陽憑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

紹百工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
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勲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豈特方軌並跡
紛綸后辟治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哉且夫建武之元
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斯
乃伏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輿造器械斯乃
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恭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
昭王業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卽土之中有周成隆平
之制焉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己復禮以奉終始允
恭乎孝文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按六經而校德眇古
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旣該而帝王之道備矣至於永平之際重熙

而累洽盛三雍

三雍字見後
漢書趙壹傳

之上儀修袞龍之法服鋪鴻藻信景鑠揚

世廟正予樂神人之和允洽羣臣之序旣肅乃動大輅遵皇衢省
方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然後增
周舊修洛邑扇巍巍顯翼翼光漢京於諸夏總八方而爲之極於
是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外則因原
野以作苑順流泉而爲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同乎
梁鄒誼合乎靈囿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
以王制考之以風雅歷騶虞覽駟鐵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
輿乃出於是發鯨魚鏗華鐘登玉輅乘時龍鳳蓋琴麗和鑿玲瓏
天官景從寢威盛容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泛灑風伯清塵干

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鋌彗雲羽旄掃霓旌旗拂天焱焱
炎炎揚光飛文吐爛生風欲野歎山日月爲之奪明邛陵爲之搖
震遂集乎中囿陳師按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然後舉
烽伐鼓申令三驅輕車霆激驍騎電驚由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
睨禽轡不詭遇飛者不及翔走者不及去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
不及盤殺不盡物馬踠餘足士怒未溲先驅復路屬車按節於是
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觀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
靈臺考休徵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
抗稜西盪河源東澹海潛北動幽崖南曜朱垠殊方別區界絕而
不鄰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讐水慄奔走而來

賓遂綏哀牢開永昌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
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綏百蠻爾乃盛禮興樂供帳置
乎雲龍之庭陳百寮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於是庭實千品
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
樂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鉤管弦暉煜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
八佾韶武備泰古畢四夷間奏德廣所及僭佻鬼離罔不具集萬
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羣臣醉降烟煜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寮
遂退於是聖上觀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
而怠於東作也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
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

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僞而歸真女修織紝男務耕耘器用陶匏
服尚素玄恥纖美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於
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寞耳目不營嗜欲之源滅廉
恥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
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登降飫宴
之禮既畢因相與嗟歎玄德讜言引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
乎斯世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誦殷周之詩講義文之易論孔
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唯子頗識舊典又
徒馳騁乎末流温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且夫僻界西戎險
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秦嶺九嶷

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沂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
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
道德之富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子徒習
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
之無外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鬯然夫容遠巡降階揲然意下捧
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授子以五篇之詩賓既卒業乃稱曰美
哉乎斯詩義正乎揚雄事實乎相知匪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
乎斯時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而誦之其辭曰
於昭明堂明堂孔揚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晏饗五位時叙誰
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與緝熙允懷多福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爲梁皤皤國老乃父乃兄抑
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洪化唯神永觀厥成
乃經靈臺靈臺旣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
習祥風祈祈甘雨百穀蓁蓁庶草蕃廡屢惟豐年於皇樂胥
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歆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緼煥其炳兮
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
啟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鳥嘉祥阜兮集皇都發皓羽兮
奮翹英容潔朗兮於淳精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
傅武仲舞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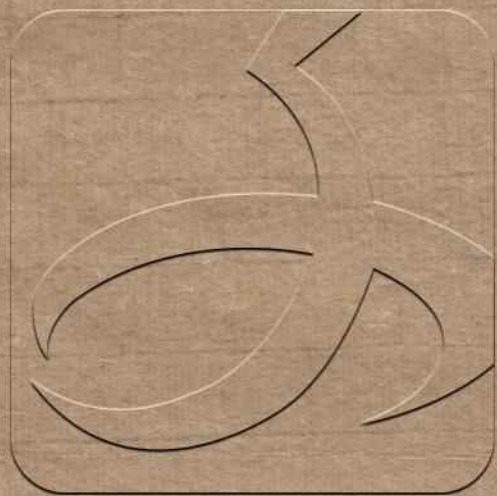
楚襄王旣游雲夢使宋玉賦高唐之事將置酒宴飲謂宋玉曰寡
人欲觴羣臣何以娛之玉曰臣聞歌以詠言舞以盡意是以論其
詩不如聽其聲聽其聲不如察其形激楚結風陽阿之舞材人之
窮觀天下之至妙噫可以進乎玉曰其如鄭何玉曰小大殊用鄭
雅異宜弛張之度聖哲所施是以樂記干戚之容雅美蹲蹲之舞
禮設三爵之制頌有醉歸之歌夫咸池六英所以陳清廟協神人
也鄭衛之樂所以娛密坐接歡欣也餘日怡蕩非以風民也其何
害哉王曰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夫何皎皎之間夜兮明月爛
以施光朱火暍其延起兮耀華屋而燻洞房黼帳祛而結組兮鋪
首炳以焜煌陳茵席而設坐兮溢金罍而列玉觴騰觚爵之斟酌
兮漫旣醉其樂康嚴顏和而怡懌兮幽情形而外揚文人不能懷

其藻兮武毅不能隱其剛簡情跳踔般紛掣兮淵塞沈蕩改恒常
兮於是鄭女出進二八徐侍姣服極麗姁媿致態貌嫵妙以妖蠱
兮紅顏暉其揚華眉連娟以增繞兮目流睇而橫波珠翠的樂而
炤耀兮華袿飛髻而雜織羅顧形影自整裝順微風揮若芳動朱
脣紆清陽亢音高歌爲樂之方歌曰攄予意以弘觀兮繹精靈之
所束弛緊急之弦張兮慢未事之委曲舒恢臬之廣度兮潤細
體之苛縟嘉關雎之不淫兮哀蟋蟀之局促啟泰貞之否隔兮超
遺物而度俗揚激徵騁清角贊舞操奏均曲形態和神意協從容
得志不劫於是躡節鼓陳舒意自廣游心無垠遠思長想其始興
也若俯若仰若來若往雍容惆悵不可爲象其少進也若翔若行

若竦若傾兀動赴度指顧應聲羅衣從風長袖交橫駱驛飛散颯
攜合并鷗鷗燕居拉搯鷓鷯驚綽約閒靡機迅體輕姿絕倫之妙態
懷慙素之潔清修儀操以顯志兮獨馳思乎杳冥在山峨峨在水
湯湯與志遷化容不虛生明詩表指噴息激昂氣若浮雲志若秋
霜觀者增歎諸工莫當於是合場遞進案次而俟埒材角妙夸容
乃理軼態橫出現姿譎起眇般鼓則騰清眸吐哇咬則發皓齒摘
齊行列經營切儼彷彿神動迴翔疎峙擊不致策蹈不頓趾翼爾
悠往闔復輟已及至回身還入迫於急節浮騰累跪跼蹐摩跌紆
形赴遠灌似摧折織縠蛾飛紛森若絕超趨鳥集縱弛殛歿蛟蛇
媿媿雲轉飄習體如游龍袖如素蜺矚瞰而拜曲度究畢遷延微

笑退復次列觀者稱麗莫不怡悅於是歡洽宴夜命遣諸客擾攘
就駕僕夫正策車騎並狎寵從逼迫良駿逸足踰捍凌越龍驤橫
舉揚鑣飛沫馬材不同各相傾奪或有踰埃赴轍霆駭電滅蹠地
遠羣閭跳獨絕或有宛足鬱怒般桓不發後往先至遂爲逐末或
有矜容愛儀洋洋習習遲速承意控御緩急車音若雷驚驟相及
駱漠而歸雲散城邑天王燕胥樂而不泆娛神遺老永年之術優
哉游哉聊以永日

...



70014732

